

百家建筑之旅 5

Peter Howard Helena Webster

彼得·霍华德 海伦娜·韦伯斯特 著

黄美智 蔡淑雯 译

牛津

Oxford



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 ◎范迪安 专文推荐◎

百家出版社

百家建筑之旅5

牛津

000000



百家出版社

Baijia Publishing House

百家建筑之旅5

牛津

Oxford: An architectural guide

作者／彼得·霍华德(Peter Howard)海伦娜·韦伯斯特(Helena Webster)

译者／黄美智 蔡淑雯

校订／吉晓倩

出品人／顾林凡

责任编辑／姜逸青

装帧设计／沈京怀

排版／水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策划／罗盘工作室

监制／李江南

出版发行／百家出版社（上海天钥桥路180弄2号）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广州培基印刷镭射分色有限公司

开本／635×960mm 1/24

印张／13

字数／195千字

版次／2001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书号／ISBN 7-80656-372-5/J · 116

定价／32.00元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9-2001-061号

Chinese copyright 2001 by Bai Ji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Translaion 2001 by Ecus Publishing Hous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百家建筑之旅5

牛津

彼得·霍华德 (Peter Howard)

海伦娜·韦伯斯特 (Helena Webster) 著

黄美智 蔡淑雯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津/(英)霍华德,(英)韦伯斯特著;黄美智,
蔡淑雯译. —上海:百家出版社, 2001.10

(百家建筑之旅)

ISBN 7-80656-372-5

I.牛... II.①霍... ②韦... ③黄... ④蔡... III.建筑—文
化—研究—牛津 IV. TU-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40800号

请用心灵阅读建筑

建筑，无疑是人类文明和文化的最早的记忆，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当历史退向时间帷幕的深处时，唯有建筑在那巨大的空间里闪烁着人类智慧最耀眼的光芒。它那无言的体块不断地唤起人们关于文明和文化的记忆，并且激发起指向未来的创造性动力。

原始先民的巨石列阵、古埃及森严的陵墓、古希腊宽阔的神庙、罗马帝国壮观的斗兽场、中世纪巍峨的哥特式教堂，恒河流域的奇异佛塔、中国历代的辉煌宫殿与精巧园林、形形色色的现代大厦……古往今来的无数建筑汇成视觉艺术的大书，记录着人类建造社会秩序和美好家园的理想。在所有的艺术种类中，建筑是最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特征的人类造物。在石、土、木、水泥、钢铁与玻璃的结构中，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文化源流和社会心理，也反映出历史进程不同时代的价值观念与审美趣味。因此，这是一部内容极为丰富，卷帙极为浩繁的大书。

阅读这部大书，固然需要充分的知识，例如关于国家、城市历史的知识，关于城市规划与建筑布局的知识，特别是关于建筑设计、构造、材料、技巧等属于建筑本身的知识。有了一定的基础知识，才有可能读懂建筑和读到建筑的奥秘。但是，我认为，对于众多在

建筑专业知识上尚不完备的人们来说，更需要用心灵去阅读建筑。只有真心让心灵穿行于建筑的空间之中，贴近建筑的躯体，才可能感受和感知到建筑活的生命存在，从而获得对建筑的认识、理解和审美的快乐。

阅读建筑的角度是多方面的。在飞机上和高楼上可以纵览城市的格局，在建筑个体与城市规划的关系上，寻觅到广袤大地上层层累积时代沉淀和经纬交织的历史文脉；步入城市，徜徉广场、街区和巷陌，建筑就在身旁移动，在“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建筑实体上，可以领略到风格相异的建筑个性，也理解不同时代建筑师创造的精采；走近建筑，在它们的空间中漫步，可以感受到建筑结构、材质奇特的语言魅力。优秀的建筑总是有灵魂的，它根植于建筑的设计和建造技术之中，又脱胎于建筑的物质躯壳，成为精神的化身。只有用心灵去阅读，才会获得身在此中、神游其外、物我两忘的宽阔境界。阅读建筑，无疑对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识度和审美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

建筑的实用功能寄托着人们征服世界的抱负，建筑也因此总是面临着不断的社会更新。在新旧世纪交替的日子里，中国就迎来了建筑大发展的时期。恐怕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今日中国这样，以城市扩建、改造和建筑的兴旺作为社会变化的象征。在人们普遍想往家园的热望中，匆率的决策、雷同的风

格样式和粗糙的工艺也与普遍的建筑营构伴生相长，这就使建筑的精神文明问题严峻地摆到了全社会面前。建筑固然是建筑师的事业，但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前瞻未来，建筑本是全体公民的事业。只有社会文化趣味和审美水平整体的提升，才有建筑本质上的兴旺。于此可以说，阅读建筑，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参与过程和文明建设行动。

已经有许多关于建筑的出版物成为今日普及建筑知识、扩展建筑审美视域的基础，但是，对建筑的理解尚还需要提倡与增强。百家出版社引进、编辑出版了这套“百家建筑之旅”丛书，恰逢其时地迎合了社会的需求，丰富了建筑图书的构成，也相当解渴地提供了阅读建筑的源头活水。它择取了不同国家和城市的建筑精华，既有历史的叙述，又有个体的分析，成为引领人们走近建筑的导游。她以独特的形式提供了浏览的方便，成为提示我们领会建筑精品的指南。有这样的图书便携在手，寻找建筑的目光将会敏锐起来，阅读建筑的心灵将更加开敞。

愿人们喜欢这样一套可爱的小书。

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 范迪安
于中央美术学院

如何使用本书

本书在编排上力求简单，所有选介的建筑物依其类型可分为三大部分：市区内的建筑物(含非宗教性建筑在内)、教堂以及大学与各学院。此外，学院部分则按其所在位置分成以下三区：圣玛利亚教堂(牛津大学的教堂)西北区、东北区及南区。其中市区和教堂各建筑的选介顺序以兴建年代为次，学院部分则按字母顺序排列。

以下各项为牛津学院的一般性资料，提供读者参考：

1.大学学制分为三学期，每一学期共八周，分别从10月中旬到12月初、1月中旬到3月中旬，以及4月下旬到6月中旬。学院的开放时间则依每个学期及假期而做调整。

2.各学院本身均有自主权，可随时变更开放时间或者不对外开放。造访时间以下午为宜。

3.一般来说，各学院会对外开放庭院、礼拜堂，甚至有时也包括大厅。若想参观的地点不在此列，必须先询问校门口的管理员。

4.务必记得随时保持彬彬有礼的态度，有时会因态度良好而得到管理员的大力帮忙。

许多建筑物都可徒步抵达，随身携带一本街道地图会大有助益，观光客资讯中心、格洛斯特-格林或宽街上的书店都可以取得。

研究牛津建筑是一趟充满乐趣的寻幽访胜之旅，衷心期望所有读者均能在纸上神游之际获得如斯的快乐与满足。

海伦娜·韦伯斯特与彼得·霍华德

牛津与牛津大学之间的关系，自中世纪初期大学创校以来就出现时而互惠发展，时而紧张对峙的情形。这座城市的发展史可溯自撒克逊时期，当时它是个以棋盘式规划设计、外环城墙的圈地，此方形城镇的发展以卡尔菲克斯(Carfax)为中心，这一点在现今的街道平面图中依然可以看得出来。牛津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就是它位于南北贸易的路线上，有沼泽及河流屏障着东、西、南三方(牛津一名即得自其中一条河流的浅滩)。在英格兰统一之后，牛津城也解除了作为对抗丹麦的防御系统之一的身分，并继伦敦和曼彻斯特之后，跃居为英格兰的第三大城市。

诺曼人进驻之后肇建了牛津城堡，城墙也从卡特街(Catte Street)向东延伸到现在的长城街(Longwall Street)。由城墙俯瞰这座12世纪的城镇，房舍聚集的每一个教区中，各有所属的礼拜堂，而外围则是数座重要但偏远的宗教性建筑，例如基督大教堂(Christ Church cathedral)，其中圣佛莱兹史怀德小修院(St Frideswide's priory)的教堂建筑物还保存至今。部分于1226—1240年间重建的城墙，同样地也被保留下来。

12世纪初期，牛津城成为学习重镇。圣母玛利亚教堂(St Mary)则为牛津大学的中心点，第一个集会厅也于14世纪初期在此增建。学生一开始被安置在大学会馆中，并可依个人意愿租用，无论老师或研究生都必须住校。现今的学院制度肇始于1379年，当时英格兰司法大臣威克姆(William of Wykeham)首先创立了新学院(New College)。

14世纪牛津城允许新创立的学院在城墙之内取得土地所有权，举例来说，新学院就在牛津城东北角获得一块占地广袤的荒地。这所学院以四方内院建构，无论是在隐私及防御上，都将外界的纷乱摒除在外。穿过门楼进入学院，首先看到的是宿舍建筑，此四方内院最显著的建筑物是礼拜堂(研究生均为神职)；同等重要的是大厅——学院社交活动的象征，然后是图书馆和厨房。研究生和学生的宿舍呈回廊状排列在四方内院的周边，更远处为供学院成员休闲散心的数座花园。大约在1420年

启建的神学院(Divinity School)，是大学第一个在城内建造独栋建筑物的先例。

中世纪的学院建筑设计均出自石匠大师之手，包括当时一些首屈一指的名家都直接在赞助者的委托下负责建造工作，这些相关资料均妥善保存在学校的档案室中。此外，赞助者的大名也通常会成为该建筑物的名称，以确保施工的品质，并藉此以永垂不朽。不同于牛津城中半木造的即席之作，学院选用的建材大都为石材，而且其建筑形式也足堪跻身于当代最精美的典范作品。新学院的建筑物确立了将礼拜堂和大厅衔接在一起的建筑手法，这种风格支配着往后四个世纪的学院设计。

中世纪晚期，这些学院会馆因过剩而被并入后起的学院中，同时其他学院也逐步接收式微的宗教建筑物，例如1474年肇建的玛格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就坐落在城墙东侧的圣约翰医院旧址上，而于1525年创校的枢机学院(现在的基督教堂)则使用圣佛莱兹史怀德小修院的土地。拥有大窗户和垂直雕花格窗的垂直式哥特式建筑蔚为风尚，有些旧建筑也以这种风格重新整建，例如牛津大学教堂——圣玛利亚教堂。除了篷梁式的屋顶外，15世纪末也可见到石匠大师威廉·欧查德(William Orchard)所设计的石造穹窿，就在神学院和圣佛莱兹史怀德小修院中。

就某些方面来看，牛津学院建筑的发展史正反映出整个国家在建筑风格上的演变。不过16和17世纪的牛津，还是出现了一些有别于学院建筑风格的小尝试，例如植物园(Botanic Garden)的大门及圣马利亚的南侧门廊。对于牛津城和大学来说，这是经济复苏的时期，学院建筑的设计者似乎耽于建构一种可传之久远的四方内院的建筑样式，当时的做法是将大厅和礼拜堂安置在入口对面，并调整其立面的处理手法，藉以引出中间立面的特色，增加建筑物的可看性。瓦德汉学院(Wadham College)、欧里尔学院(Oriel College)和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这些17世纪前半叶的建筑作品都是成功的典范，游刃有余地引入文艺复兴的建筑主题。随着学生的增加，有

些学院以建造三层楼高的建筑物以因应所需，例如莫顿学院(Merton College)的校友四方内院(Fellow's Quadrangle, 1608—1610年)和讲堂四方内院(Schools Quadrangle, 1613—1624年)，就将现存建筑物的阁楼改建成住宿空间，而欧里尔学院和大学学院则往上搭建第三个楼层，并重复使用小人字墙来遮掩。

欧里尔学院和大学学院是固守牛津建筑保守主义最常引用的两个代表，其建筑风格在历经一个世纪后仍丝毫未变，所受到的高度评价再次印证了牛津建筑与哥特式风格的密不可分。传统上以石材来建构哥特式扇形拱顶的做法一直延用到1720年，最后一个代表是大学学院的芮德克利夫四方内院(Radcliffe Quadrangle)的大门。甚至连当代的大建筑师克里斯多佛·伦恩(Sir Christopher Wren)和尼可拉斯·霍克斯穆尔(Nicholas Hawksmoor)也都不得不采用哥特式手法。这两位建筑师曾先后创作出颇具个人特色的建筑作品，伦恩在1681—1682年间完成基督教堂(Christ Church)内的汤姆塔(Tom Tower)，霍克斯穆尔则于1716—1736年间重新整建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

伦恩在1663—1669年间所设计的谢尔登剧院(Sheldonian Theatre)，为牛津引进了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霍克斯穆尔1711—1715年间所建造的克萊伦登厅(Clarendon Building)则发挥了此一传统风格的特色，并获得了市中心与大学的大型重建计划案。詹姆斯·吉伯斯(James Gibbs)在1737—1749年间建造的芮德克利夫图书馆(Radcliffe Camera)，巧妙地在古典概念中融进了更多的巴洛克式风格。还有两位在大学任职的建筑专家——基督教堂副主教亨利·奥尔里区(Henry Aldrich)，和后来的万灵学院校友乔治·克拉克博士(Dr George Clarke)，则坚守着古典主义风格，一直到18世纪初。两位都是优秀的设计师，奥尔里屈曾先后完成万圣教堂(1706—1708年，现为林肯学院图书馆)、基督教堂的派克怀特四方内院(Peckwater Quadrangle, 1705—1714年)；克拉克则完成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的建筑设计和基督教堂的图书馆。除

了建筑师的专业贡献外，石匠大师的参与也功不可没，例如约翰·唐纳森(John Townsend)和其子威廉·唐纳森。

在牛津的学院中仍可发现大量的古典式建筑，不同于巴斯(Bath)和契尔顿汉姆(Cheltenham)，这座古老城市虽然为了维持市容免不了进行一些修补改建的小工程和私人改建，但18世纪期间并无大规模的改建计划。这些改建的部分包括圣翟理思街(St Giles' Street)两侧一些优雅的石砌房屋重新以灰泥粉饰，以及在中世纪后期的古老房子中安装上下拉窗；现今在霍利韦尔街(Holywell Street)和莫顿街(Merton Street)仍可见到大量的古房舍。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大学里陆续出现一些新建筑，不过除了詹姆斯·瓦特(James Wyatt)的作品之外，其他无甚可观之处。19世纪之后，由于学生人数激增而增加了学院的收入，导致许多老旧的学院建筑被过度地改建和重修。瓦特和亨利·金(Henry Keene)早前曾致力以哥特式风格来进行重建，但在高教会派的影响下却被赋予另一种重大的新含义，因此有时会扭曲并过度渲染了中世纪的怀旧浪潮，不过就好的方面来看，高教派运动却使得重建工作更趋审慎与严谨。

20世纪的牛津不可避免地因为工业化的进驻而逐渐往郊区扩展，尤其是在莫里斯汽车工厂在克雷(Cowley)设厂之后更加明显，导致市郊接二连三出现了因势而起的新建住宅区，连带地也推动了市中心的商业化脚步，其中包括玉米市场街(Cornmarket Street)所进行的数项主要再开发案，丑陋的新购物中心伴随着巍然耸立的立体停车场，以及往西通向历史中心的间道等现代化建筑公然占据了繁荣商圈。如果说这是建筑上的灾难，那么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不曾歇止的观光热潮也是灾难之一。随着居民的自觉，保护牛津城珍贵的建筑资产的声浪日益高张。现在，牛津大学与各学院就扮演着重大的角色，除了取得市中心许多老旧房舍的所有权外，也在牛津古迹基金会(Oxford Historic Buildings Fund)的支持下，拟定全盘的保存计划

来推展历史建筑物的维护工作。

一如以往，牛津城内最棒且最耐久的新建筑物还是在大学和学院中，特别是在战后时期，许多现代建筑物取代了20世纪初期复古主义的建筑师的作品，像是巴希尔·钱普尼(Basil Champneys)、赫伯特·贝克(Herbert Baker)、艾德温·路丁斯(Edwin Lutyens)和吉尔斯·吉伯特·史考特(Giles Gilbert Scott)。此一时期的现代建筑师也创建了两所全新的学院：由安恩·贾各伯森(Arne Jacobsen)于1960—1964年所设计的圣凯萨琳学院(St Catherine's College)以及鲍威尔和玛亚(Powell and Moya)在1969—1974年间所设计的渥夫森学院(Wolfson College)。鲍威尔和玛亚、莱斯利·马丁爵士(Sir Leslie Martin)、欧文·艾瑞普顾问公司(Arup Associates)、亚兰德·伯顿和柯瑞雷克(Ahrends Burton and Koralek)，以及后来的麦克马克·贾姆莱森和普里查德(MacCormac Jamieson and Prichard)等都相继有作品问世。此外，也有一些风格独特的建筑师，例如詹姆斯·史特林(James Stirling)以及史密斯森夫妇(Alison and Peter Smithson)。这些建筑师以迥然不同的表现手法呈现出现代建筑的多样风貌，而在此同时雷蒙·厄斯(Raymond Erith)为玛格丽特女士学院(Lady Margaret Hall)设计的渥夫森四方内院(Wolfson Quadrangle)和迪密屈·普菲利尔斯(Demetri Porphyrios)为玛格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设计的葛罗夫楼(Grove Buildings)却采用旧式风格来创作。晚近有些学院则选择贴近“本土”主题的建筑样式，例如盖伯学院(Keble College)和圣凯萨琳学院中就有充满活力与美感的现代建筑，分别为瑞克·马沙建筑师事务所(Rick Mather Architects)和赫德协会(Hodder Associates)的作品。



著者介绍

彼得·霍华德(Peter Howard)，为牛津当地知名建筑师。

海伦娜·韦伯斯特(Helena Webster)，任教于牛津的布鲁克斯(Brookes)大学，主要教授建筑相关课程。

总序文者介绍

范迪安，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博士，现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兼研究部主任，著名美术评论家。曾组织多种当代艺术展览，发表大量20世纪中国当代美术评论，多次担任全国建筑画评选委员，副主任委员。

深入文化的肌骨、建构城市的纹理
一套带您走访建筑艺术的最佳指南

百家建筑之旅

01. 古希腊
02. 古代中国
03. 古代埃及、西亚、爱琴海
04. 当代伦敦
05. 牛津

责任编辑：姜逸青

装帧设计：沈京怀

目 录

Contents

导言	ii
市区内	1
教堂	61
牛津大学	81
圣玛利亚教堂西北方的学院	123
圣玛利亚教堂东北方的学院	187
圣玛利亚教堂南方的学院	251